

## 疫区日记 | 理发师的诞生

Original 吕晓宇 单读 5 days ago



在漫长的封城之后，疫情渐渐缓解。武汉的货运和物流开始恢复，人们的胃最先得到犒劳，原本压抑的生活也出现了欢笑声。晓宇的疫区日记继续更新，日记同时发表在晓宇个人公众号：世风（ID：world-views），也在《洛杉矶书评》“中国频道”同步英文连载。

### 疫区日记：理发师的诞生

撰文：晓宇

理发推子经过两周的旅程后在下午三时抵达。城市货运和物流开始恢复，此后，我们收到东西的间隔越来越短。社区和志愿者的关系度过了磨合期，了解到她不是借机出门，小区的采购权分配给我们称之为“虎”的女士。她不嫌麻烦，统计各家各户的精细需要，带头采购，碰到腿脚不灵便的，骑电动车去送。

我们正是从她那里获得了热干面，芝麻酱，泥蒿，救急的狗粮。热干面塑料袋装，两斤，回来拿出大不锈钢盆，面一股脑倒进去，又从泡菜坛里抽出酸豆角，切丁，剩余的红辣椒，扔进去，盐糖酱油芝麻酱拌上，每人一副筷子，从盆里捞面。我们上一次这样吃东西，还是在九十年代。热干面的到来，让人相信离疫情结束不远。



在武汉的一个小区，医院护士从路障后面买早餐。照片来源：GETTY IMAGES

“虎”的门前形成临时菜场，早上，人们背着手，戴着口罩，转悠一圈，采购必要之外的物资。社区的集中采购，平行存在，供应基本的粮食和蔬菜，负责分配的是我们称之为“熊”的女士，热心肠，口直心快，但犯些粗心的错。她戴手套，在夜晚的风中打电话，大嗓门，叫谁下来拿菜，或叫谁把拿错的菜退回来。“熊虎”二位女士，打点了小区的胃。偶然也有惊喜发生。有活鱼的那一天，我们拎着塑料桶，灌上水，打回四条鳊鱼和鲫鱼。充满阳光的下午，父亲把鱼刮鳞，肚子处入刀，把肠子拉出，鱼泡另放。鳊鱼前腮藏棘，要尤其留意，他还是刮破了手。

我们把剩下的鱼养在桶中，盖上木条，以防跳出。夜晚进入冷冰冰的地下室拿东西，桶中鱼头顶起来，圆滚滚的眼珠子，黑暗中瞪着你。它们被逐一宰杀的数天后，在地下室里还能感觉到锋利的目光。在地下室害怕的另一原因，是我会想起转角房子里老太太的哭声。散步的时候，白日或夜晚，总能在树下听见她呜呜的哭泣。说她是害了病，怕见不到儿女，又说里家里吵架，但也没人能去一探究

竟，给予慰藉。每当我换上拖鞋往地下室去，父亲就在楼道里幽幽地说，小心鱼的眼睛和奇怪的声音。他有很长时间没亲手杀鱼或是吓过我了。

理发推子到的这一天，父亲说，当晚要剪。他的头发每二十五天一修，稍刺到耳朵，他便抓耳挠腮。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十六天。我和母亲讨论了一下谁来操刀，我说，剪过孩子的头发，我来。父亲坐到凳子上，我给他披上围裙。

父亲：前面不需要一面镜子？

母亲：不用，我在这看着，全方位监督。

我：那我先少推一点试试。

父亲：不用，往短里推，太犹豫就做不成了。

（我把卡尺装上，开启电源，嗡嗡。父亲头顶白发好多，平时短发看不出来。我慢慢地推了一圈。）

父亲：怎么剪下来的这么多白头发。

母亲：你还以为你年轻么。

父亲：还可以再短。

我（信心倍增）：那我往下剪，拿推子刷一刷。

母亲：你这理的不平整，你看，从上面，怎么有三道坎。

父亲：坎？怎么还理出梯田来了？

（他头一动，碰到推子，左边鬓角的头皮露了一块。）

姥姥：完了！完了！

母亲：没事，实在不行就推平头。

父亲：我怎么听信了你们俩。

（我听取母亲建议，准备鬓角贴头皮推平。没想到，左边又出露了两块头皮。）

我：糟了。

姥姥：我看不下去了，我回房了。

父亲：咋了，你别吓我。给我照一张看。

（母亲笑的直不起腰。手机也端不稳，好不容易照了一张。）

我：现在别给他看，我怕心理接受不了。待我修修。

父亲：（瞟了眼照片）我的妈呀！（捂脸长叹）

母亲：你不了解你爸的头部结构，要把赘肉抚平了往上推，才是平整的。

我：现在你才说？

父亲（两眼发直，目瞪前方）：我怎么轻信了你们俩。



我换上剪子，折腾得得过且过了。父亲去冲澡，我和母亲把刚才没笑完的笑完。不一会，我们听见浴室传来叫声：啊！啊！这是怎么回事。父亲冲出来，滴着水，头顶的头发长短不一地立着，像是狂风席卷后的草地。我摸着笑疼的肚子，揣上剪刀，和父亲回到浴室的镜子前。没事，我说，头发像论文一样，都是要反复修改的。他低下头，我拿梳子和剪刀，把上面的头发修平。黑白相间的碎发，窸窣地掉在光滑洁白的洗脸池，只能见到那黑发。我见到镜子里父亲的上身，右腹阑尾手术留下的疤。我也在上身留下了相似手术的疤痕。我见到我们的肚子，父亲在等我体重超过他，这是之前想也不敢想的，只有疫情让其成为可能。要不是在整理书籍时，翻到了父亲三十多岁时在天安门前的照片，我都快忘记他身材精瘦头发浓密的时候。事实上，我比现在的他更接近那张照片的样子。你是什么时候胖的，我问父亲，把剪刀上的发屑吹了吹。就是从你现在这个时候，父亲说，走向浴头再去冲第二遍澡。

此后的几天，我时不时摸摸他鬓角和后脑勺的头发，说，还是不错的。父亲头也不抬一下，说，我来给你剪剪。我说，不用了，我决定留长发。母亲和姥姥也一致决定，头发不用在解封前修剪了。父亲把工作会议全部变成了语音会议。他们的复工计划拿到了批准，一连串的准备，比他上班时还要忙。早上起时，晚上睡前，都听到卧室传来他打电话的声音。这和小时候他早出晚归时一样。我会在寒暑假的早上爬起来，这样一家人吃顿饭，然后我看他出门，脚步声由重到轻消失在楼梯间。他回家时，推开门，问一句，人在哪里呀？疫情期间，他对孙子常说这句话，让我以为是新的习惯。现在我想起来，二十年前，他也会对屋子里的孩子喊，人在哪里呀。



武汉一个居民小区筑起临时路障。图片来源：GETTY IMAGES

出入证办好了，他第二天早上就要实地复工。我明天得去公司了，他在饭桌上说。至少不会堵车了，我们说。我和母亲躲在阳台读书，听他在客厅打电话的声音穿墙而过。他估计又忘记喝水了，叫他烧水也忘了，母亲说。我们去看，水壶里的水果然是凉的。母亲说，好不容易叫你们服务群众一回，假的，都是假的。父亲说，我的头发都成这样了，还要让我服务，还让我烧水。

第二天，天蒙蒙亮的时候，我醒了一下，又睡过去，再起来时，屋里好是安静，也没有打电话的声音。我到厨房，餐桌上摆着用过的一个碗，一双筷子。姥姥说，人刚下楼了。我忙撒上拖鞋，下楼去，车已从停车位上离开。我再追出去几步，也不见踪影，却看见了母亲背着手在路上。我问，你去干吗。她回过头说，去“虎”那里看菜。我说，那我和你一起来。她说，好呀，你怎么没戴口罩呢。走的急了，我说。

疫情不仅深深影响了我们当下的生活，也将长期占据着我们的记忆、改变我们的思想。我们需要更多双眼睛，继续观察、记录时代中的危机与转变。这些真挚而沉重的纪录，我们会留存它。

投稿邮箱：[anonymous@owspace.com](mailto:anonymous@owspace.com)

Launched in 2009 by an independent bookstore in Beijing, One-Way Street is a quarterly journal that publishes essays, fiction, poetry, art, and criticism by emerging writers and artists from around the world.

图片来自网络

### 《单读》2020 全年订阅计划

2020 年即将到来，希望你们继续和《单读》做朋友，在宽阔的世界里，做一个不狭隘的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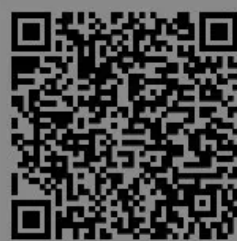
在宽阔的世界，做一个不狭隘的人

單讀

# 2020

继续和《單讀》做朋友


立刻加入《单读》  
2020全年订阅计划，  
成为  
荣誉出版人！



扫描二维码

▲ 点击上图或扫描图中二维码，加入《单读》2020 全年订阅计划

《单读 23 · 破碎之家》已经上市  
它又意外地应景了  
点击小程序购买阅读

 单向空间

《单读 23 · 破碎之家：法国文学特辑》现已上市！

Mini Program

Read more